鏘鏘定目說雜劇——

秋胡戲妻

管寒青

原本答應總編的題目是：「魔合羅」雜劇介紹。就在我提筆就稿之時，忽見報上有一則醫生另結新歡，拋棄髮妻的新聞。那則新聞記道：這位醫生在服役的時候，和現在的妻子結婚，婚後尚稱美滿，但是最近這位醫生認識了醫院院長的女兒，兩人立刻墜入情網（？），因此醫生便向法院提出婚姻無效之訴，因爲他在服役期間的婚姻未經國防部核准。（筆者註：後來又有一則類似的新聞，主角還是本校的醫科畢業生）這則新聞讓我覺得十分寒心，輕薄兒、痴情女，世世不曾少，只是沒有今天這麼猖行。因此，我想改個題兒，寫段較溫馨的故事，又爲了趣味之故，所以選上了石君寶的「秋胡戲妻」，來爲讀者說明雜劇的優美。或許讀者還會由這個雜劇裏，讀到一些妻可戲不可欺之類的弦外之音，不過這不是重點啦，筆者也是反對說教劇的。

△第一折：結合帶來分離的悲劇

在雜劇中，正末是男主角、正旦是女主角，「末」的意義和京劇的「

生」是一致的。「末」除了正末之外，尚有副末、沖末、外末、小末的名目，「旦」角除了正旦外，尚有副旦、貼旦、外旦、小旦、大旦、老旦、花旦、色旦、搽旦等。

秋胡戲妻一劇第三折是最精彩的，但是爲使讀者有個完整的印象，我們還是從第一折開始吧！第一折是敍述秋胡和梅英定親，至秋胡被徵爲兵員，以致夫妻離散的經過。

本劇先由秋胡之母上場，用言語交代秋胡與梅英結親之事，如此便可省去拜堂大禮的場面，使本劇人物減至最精簡。

接著梅英的父母羅大戶夫婦也走上舞台，到秋胡家探視他們的女兒。

再來正旦梅英上場了。此時作者先埋了一個伏筆，藉著媒婆對梅英說：「如今秋胡又無錢、又無功名，姐姐，你別嫁一個有錢的，也還不遲哩。」貞烈的梅英則念然唱道：「咱人腹內無珍一世貧，你著我改嫁他也波人，則不如先受窘，可曾見做夫人便出身。蓋世間有的是女娘，普天下少什麼議論，那一個胎胞兒裏做縣君。」

雜劇有科有白，科是動作，白是話語，白又可分爲云、唱。在唱的部分，作者都會冠上曲牌名，以利演出，如前段正旦所唱的曲牌名是「天下樂」，這是中國戲劇的特色，也是中國韻文的一種特殊型態。

接著，高潮突起，由於戰爭需要男丁，因此將軍派人來強徵秋胡。此時梅英才過門三天，丈夫突然要離己而去，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，甚是悲傷，因而唱道：「都則爲一宵的恩愛，揣與我這滿懷愁悶。他去了正身，只是俺婆婦每，誰憐誰問？我迴避了座上客，心間事，著我一言難盡。不爭他見我爲著那人，就著貧窘，搵著淚痕，休也著人道女孩兒家直恁般意親。」「他守青燈受苦辛，吃黃捱窮困，指望他玉堂金馬做朝臣，原來這秀才每當正軍。我想著儒人顛倒不如人，早難道文章好立身。」

勾軍人則在一旁催著秋胡上路：「文章上期限，一日也就遲不得的。」

秋胡的母親則說，「孩兒娶親才三日光景，刻的便勾他當軍去，著誰人養活老身？兀的不痛殺我也！」梅英也唱道：「適才個筵前杯酒敍殷勤，又則待伏劍學從軍。想著俺昨宵結



髮誰秦晉，向鴛鴦被不曾溫，今日個親親送出蒼柴門。還說甚玉臂相交印粉痕，你可便臥甲地生鱗。須知道離亂之時武勝文，颺人頭似滾，噙熱淚相噴，這就是你能報國，會邀勳。」

作者以「向鴛鴦被不曾溫」來形容相聚時短，比用其他的字眼更能打動觀衆的心。在戲劇中，具體的似比抽象的言詞，更能令人動容。

秋胡聽了梅英的抱怨之後，就交待梅英要好好照顧他的母親。梅英則再唱道：「不甫能就三合天地婚，避孤虛日月輪，望十載功名志，感一朝雨露恩把翠眉顰，莫不我成親的時分，下車來衝著歲君，拜先靈背了影神？早新婦兒遭惡運，送的他上邊庭，離當村。」「眼見的有家來難奔，暢好是短局促燕爾新婚。莫不我儘今生寡鳳孤鸞運，你可也曾量忖，問山人，怎生的不揀擇箇吉日良辰！」

古人婚前要合男女雙方的命盤，推斷婚姻是否會圓滿，這叫合婚，「三合」是說雙方的三方星曜都能配合，婚姻會永遠恩愛美滿的意思。「孤虛」則是不宜結婚的日子，例如甲子旬中無戌亥，戌亥卽爲「孤」，辰巳卽爲「虛」。「歲君」就是一般人所說的「太歲」，古人以木星爲太歲，把它當作凶煞，認爲衝犯了它便會有災禍。「影神」則是指祖宗的神像。山人是星卜術士。這段說明梅英把這些事故歸因於造化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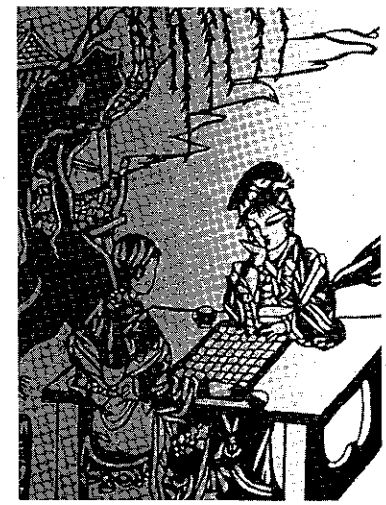
秋胡之母叮嚀道：「孩兒，你去罷，則要一路上小心在意，頻寄個書信回來，休著我憂心也。」愛兒之情溢乎言詞。



最後，再也不能拖了，秋胡只得唸唸有詞地向親人辭別，自嘆道：「莫怨文齊福不齊，娶妻三日却分離。軍中若把文章用，管取崢嶸衣錦歸。」然後隨著勾軍走下舞台。

△第二折：相離方見眞情重

這折廢話多，對全篇影響不大，只是加深觀衆對梅英的欽崇而已，因此不多做介紹，僅將全文引用於後。（淨扮李大戶上，詩云：）段段田苗接遠村，太公庄上弄糊猻。農家只得鋤鉋力，涼酸酒兒喝一盆。自家李大戶的便是。家中有錢財，有糧食，有田土，有金銀，有寶鈔；則少一個標標致致的老婆。單是這件，好生沒興。我在這本村裏做着個大戶，四村上下人家，都是少欠我錢鈔糧食的；倒被他笑我空有錢，無個好媳婦，怎麼吃的他過！我這村裏有一個老的，喚做羅大戶，他原是個財主有錢來，如今他窮了，問我借了些糧食，至今不曾還我。他有一個女兒，喚做梅英，儘生的十分好，嫁與秋胡為妻。如今秋胡當軍去了，十年不回來。我如今叫將那羅大戶來，則說秋胡死了，把他女兒與我做媳婦；那舊時少我四十石粮食，我也饒了他，還再與他些財禮錢；那老子是窮漢，必然肯許。我早間着人喚他去了，這早晚敢待來也。（羅上，詩云：）人道財主叫，便是福星照；我也做過財主來，如何今日聽人叫。老漢羅大戶的便是。自後秋胡當軍去，可早十年光景也。老漢少李大戶四十石糧食，不曾還他；今日李大戶喚我，畢竟是這樁事要緊。且去看他有甚說話？無人在此，我自過去。（見科，云：）大戶喚老漢有甚麼事？（李云：）兀那老的，我喚將你來，有樁事和你說。你的那女婿秋胡當軍去，吃豆腐瀉死了。（羅云：）誰這般說來？（李云：）我聽的人說。（羅云：）呀！似這般怎了也！（李云：）老的，你休煩惱。我問你，你這女婿死了，如今你那女兒年紀幼小，他怎麼守的那寡？你把你那女兒改嫁了我罷。（羅云：）大戶，你說的是何言語？（李云：）你若不肯，你少我四十石糧食，我官府中告下來，我就追殺你！你若把女兒與了我呵，我的四十石糧食，都也饒了，我再下些花紅羊酒財禮錢，你意下如何？（羅云：）大戶，容咱慢慢的商議。我便肯了，則怕俺媽媽不肯。（李云：）這容易，你如今先將花紅財禮去，則要你兩個做個計較，等他接了紅定，我便牽羊擔酒，隨後來也。（羅云：）我知道。大戶，你慢慢的來，我將這紅定先去也。（做出門科，云：）我肯了，我媽媽有甚麼不肯；我如今就將紅定先交與親家母去來。（下）（李云：）那老子許了我也，愁他女兒不改嫁與我！如今將着羊酒表裏，取梅英去。待他到我家中，扎搭幫〔一〕放番他，就做營生，何等有趣！正是：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擂槌。（下）（卜兒上，云：）老身劉氏，乃是胡秋的母親，自從孩兒當軍去了，可早十年光景，音信皆無；多虧了我那媳婦兒與人家縫聯補綻，洗衣刮裳，養蠶擇繭，養活着老身。我這幾日身子不快，怎麼連不連的眼跳，不知有甚事來？且只靜坐，聽他便了。（羅上，云：）老漢羅大戶。



如今到這會家庄上，若見了那親家母時，我自有個主意也。不要人報復，我自過去。（見科，云：）親家母，你這幾時好麼？（卜兒云：）親家請坐，今日甚風吹的到此？（羅云：）親家母，我為令郎久不回家，我一徑的來望你，與你散悶。這裏有酒，我遞三杯。（卜兒云：）多謝親家！我那裏吃的這酒。（羅遞酒三杯科，云：）親家母吃了酒也。還有這一塊兒紅絹，與我女兒做件衣服兒。（卜兒云：）親家，這般定害你；等秋胡來來家呵，着他拜謝親家的厚意也。（接紅科，羅做搠手笑云：）了，了，了！（卜兒云：）親家，甚麼了了了？（羅云：）親家，這酒和紅都不是我的，都是本村李大戶的。恰纔這三鍾酒，是肯酒，這塊紅，是紅定。秋胡已死了也，如今李大戶要娶梅英，他自家牽羊擔酒來也，我先回去。（詩云：）這是李家大戶使機謀，誰着你可將他聘禮收；不如早把梅英來改嫁，免的經官告府出場羞。（下）（卜兒云：）這老子好無禮也！他走的去了，你着我見媳婦兒呵，我怎麼開言！媳婦兒那裏？（正旦上，云：）妾身梅英是也。自從秋胡去了，不覺十年光景；我與人家擔好水換惡水，養活着俺妳妳。這幾日我妳妳身子有些不快，我恰纔在蠶房中來，我可看妳妳去咱。秋胡也，知你幾時還家也呵！（唱：）【正宮端正好】想着俺只一夜短恩情，空嘆了千萬聲長吁氣，枉教人道村里夫妻。撇下個壽高娘，又被着疾病纏身體，他每日家則是臥枕着牀睡。

（云：）有人道：『梅英也，請一個太醫看治你那妳妳。』——你可怕不說的是也。（唱：）【滾繡毬】怕不待要請太醫看脉息，着什麼做藥錢調治；赤緊的當村裏都



是些打當的牙槌〔二〕。我這幾日告天地，願他的子母每早些兒歡會。常言道，媳婦是壁上泥皮〔三〕。則願的白頭娘，早晚遲疾可；（帶云：）天啊！（唱：）則俺那青春子，何年可便甚日回？信斷音稀！（見卜兒科，云：）妳妳，吃些粥兒波。（卜兒云：）媳婦兒，可則一件，雖然秋胡不在家，你是個年小的女娘家，你可梳一梳頭，等那貨郎兒過來，你買些胭脂粉搽搽臉，你也打扮打扮，似這般蓬頭垢面，着人笑你也。（正旦唱：）【呆骨朵】妳妳道，你婦人家穿一套兒新衣袂，我可也直恁般不識一個好弱也那高低。（帶云：）秋胡呵！（唱：）他去了那五載十年，阻隔着那千

山萬水。早則俺那婆娘家無依倚，更合着這子母每無芭壁〔四〕。（卜兒云：）媳婦兒，你只待敦葫蘆摔馬杓哩。（正旦唱：）媳婦兒怎敢是敦葫蘆摔馬杓？（云：）妳妳道，等貨郎兒過來，買些胭脂粉搽搽。我梅英道，秋胡去了十年，穿的無，吃的無。（唱：）妳妳也，誰有那閒錢來補笊籬〔五〕！

（李大戶同羅、搽旦領鼓樂上，李云：）我如今娶媳婦兒去來！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擂槌。（正旦云：）妳妳，門首吹打響，敢是賽牛王社〔六〕的？待你媳婦看一看咱。（卜兒云：）媳婦兒，你看去波。（正旦做出門見科，云：）我道是誰，原來是爹爹和媽媽。你那裏去來？（羅云：）與你招女婿來。（正旦云：）爹爹，與誰招女婿？（羅云：）與你招女婿。（正旦云：）是甚麼言語？與我招女婿！（唱：）





【倘秀才】你將着羊酒呵，領着一火鼓笛。我今日有丈夫呵，你怎麼又招與我個女婿？更則道你莊家每葫蘆提沒見識。（羅云：）孩兒，秋胡死了也。如今李大戶要娶你哩。（正旦唱：）我既為了張郎婦，又着我做李郎妻，那裏取這般道理！

（搽旦云：）孩兒也，可不道順父母言，呼為大孝。你嫁了他也罷。（正旦唱：）

【滾繡毬】我如今嫁的鷄—處飛，也是你爺娘家匹配。貧和富是您孩兒裙帶頭衣食，從早起到晚夕，上下唇並不曾粘着水米，甚的是足食豐衣。則我那脊梁上寒噤，是捱過這三冬冷；肚皮裏淒涼，是我舊忍過的饑，休想道半點兒差遲。

（羅云：）你休只管鬧，你家婆婆接了紅定也。（正旦云：）有這等事？我問俺妳妳去。（見卜兒科，云：）妳妳，想秋胡去了十年光景，我與人家擔好水換惡水，養活着妳妳；你怎麼把梅英又嫁與別人？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我不如尋個死去罷！（卜兒云：）媳婦兒，這也不干我事，是你父親强揣與我紅定，是他賣了你也。（卜兒做哭科）（正旦唱：）

【脫布衫】他那裏哭哭啼啼，我這裏切切悲悲。（做出門科，唱：）爹爹也，全不怕九故十親笑恥。（羅云：）我待和你婆婆平分財禮錢哩。（正旦唱：）則待要停分了兩下的財禮。

（羅云：）孩兒也，你嫁了他，等我也落得他些酒肉吃。（正旦唱：）

【醉太平】爹爹也，大古裏不曾吃那些酒食。（搽旦云：）孩兒，俺也要做個筵席哩。（正旦唱：）妳妳也，只恁般好做那筵席。（李云：）小娘子不要多言，你看我這個模樣，可也不醜。（做嘴臉，被正旦打科，唱：）把這厮劈頭劈臉潑拳搥，向前來，我可便撾撓了你這面皮。

（帶云：）這等清平世界，浪蕩乾坤，（唱：）你怎敢把良人家婦女公調戲！（做見卜兒科，唱：）哎呀！這是明明的欺負俺高堂老母無存濟〔七〕。（羅云：）嚷這許多做甚麼？你這生忿〔八〕忤逆的小賤人！（正旦唱：）倒罵我生忿忤逆，在爺娘面上不依隨。爹爹也，你可便只恁般下的？

（李云：）兀那小娘子，你休鬧，我也不辱沒着你。豈不聞鸞鳳只許鸞鳳配，鴛鴦只許鴛鴦對。（正旦唱：）

【叨叨令】你道是鸞鳳則許鸞鳳配，鴛鴦則許鴛鴦對，莊家做盡莊家勢。

（鼓樂響，正旦做怒科，云：）你等還不去呵，（唱：）留着你那村裏鼓兒則向村裏擂。（李云：）小娘子，你靠前來，似我這般有銅錢的，村裏再沒兩個。（正旦唱：）其實我便覷不上也波哥，其實我便覷不上也波哥。我道你有銅錢，則不如抱著銅錢睡！

（羅云：）兀那小賤人，比及你受窮，不如嫁了李大戶，也得個好日子。（正旦唱：）

【煞尾】爹爹也，怎使這洞房花燭拖刀計？（李云：）我這模樣，可也不醜。（正旦唱：）我則罵你鬧市雲陽〔九〕吃劒賊，牛表牛舡是你親戚，大戶鄉頭是你相識。哎！不曉事庄家甚官位？這時分，俺男兒在那裏：他或是早蓋雕輪繡幕圍，玉轡金鞍駿馬騎，兩行公人排列齊，水罐銀盆〔十〕擺的直，斗來大黃金〔十一〕肘後隨，箔〔十二〕來大元戎帥字旗；回想他親娘今年七十歲，早來到土長根生舊鄉地，恁時節，母子夫妻得完備，我說你個驢馬村夫為譬氣，那一個日頭兒知他是近的誰，狼虎般公人每拏下伊。（帶云：）他道：誰逕逗俺潭家來？誰欺負俺母親來？（做推李倒科，唱：）我可也不道輕輕的便素放了你。（同卜兒下）

（李云：）甚麼意思，要也不曾要的，我倒吃他搶白了這一場，又吃這一跌，我更待乾罷！（詩云：）只為洞房花燭惹心焦，險被金榜擂槌打斷腰。（羅、搽旦詩云：）這也是你李家大戶無緣法，非關是我女兒忒煞會粧么〔十三〕。（同下）

〔一〕扢搭幫——或作各扎邦，扢扎幫。本是形容聲音的，借喻動作乾脆、迅速。

〔二〕牙槌——本作衙推，官名；後訛作牙推，牙推，牙槌。宋元時代對醫卜星算等衛士的稱呼。這裏指的是醫生。

△第三折：戲妻只因不相識

這一折寫得極好玩，筆者僅將全文照錄於下：

秋胡：（冠帶上）小官秋胡是也。自當軍去，見了元帥，道我通文達武，甚是見喜，在他麾下，累立奇功，官加中大夫之職。小官訴說，離家十年，有老母在堂，久缺侍養，乞賜給假還家。謝得魯公可憐，賜小官黃金一餅，以充膳母之資。如今衣錦榮歸，見母親走一遭去。（詩云：）想當日哭哭啼啼違去從軍，今日個笑吟吟榮轉家門。捧著這赤資資黃金奉母，安慰了我那嬌滴滴年少夫人。（下）

卜兒：老身秋胡的母親。自從孩兒去了，音信皆無。前日又吃我親家氣了一場，多虧我媳婦兒有那貞烈的心，不肯嫁人。若是他肯了呵，老身可著誰侍養？媳婦兒今日早桑園裏採桑去了。想他這等勤勞，也則為我老人家來。只願的我死後，依舊做他媳婦，也似這般侍養他，方纔報的他也。天氣困人，我且去歇息咱。（下）

在雜劇中扮老婦人者，稱為卜兒，在本劇中是秋胡的母親，由老旦扮演。

梅英：（提桑籃上）採桑去波。（唱，曲牌：中呂粉蝶兒）自從我嫁的秋胡，入門來不成一個活路。莫不我五行中合見這鰥寡孤獨，受飢寒捱凍餒，又被我爺娘欺負，早則是生計蕭疎，更值著沒收成，歉年時序。（曲牌：醉春風）俺只見野樹一天雲，錯認做江村三月雨。也不知是誰人激惱那天公，著俺莊家每受的來苦，苦。說甚麼萬種恩情，剛只是一宵繾綣，早分開了百年夫婦。（云：）可來到桑園裏也。（唱，曲牌：普天樂）放下我這採桑籃，我揀著這鮮桑樹。只見那濃陰冉冉，翠錦吱模糊。衝開他這葉底烟，蕩散了些稍頭露。（做採桑科，唱：）我本是摘蘭縲絲庄家婦，倒做了個拈花弄柳的人物。我只怕俺的蠶饑，那裏管採的葉敗，攀的枝枯。（云：）我這一會兒熱了也，脫下我這衣服來，我試晾一晾

咱。（做曬衣服科）

此時秋胡上場了。他夫妻倆因一夜歡愉，十年離散，所以彼此並未對對方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正因如此，所以才看戲妻的鬧劇。

秋胡：（換便衣上）小官秋胡。來到這裏，離我家不遠，我便改了這衣服。兀的不是我家桑園！這桑園樹都長成了也。我近前去，這桑園門怎麼開著？我試看咱。（做見正旦科，云：）一個好女人也！背身立著，不見他那面皮，則見他那後影兒，白的是那脖頸，黑的是那頭髮；可怎生得他回頭，我看他一看，可也好那。哦！待我著四句詩嘲撥他，他必然回頭也。（做吟科，詩云：）二八誰家女，提籃去採桑，羅衣掛枝上，風動滿園香。可怎麼不聽的？待我再吟。（又吟科）

雜劇的文句要通俗才能流傳，又要不失文學氣味，所以比各種文體都難。在秋胡的這段話裏，作者用了「白的是……，黑的是……」之類的對比，來形成梅英的皎好，並且故意用背景來提高戲劇的張力。觀衆看到這裏，大概會以爲待會梅英轉身，夫妻相擁而泣的大團圓場面是理所當然的。但是作者却不作如是寫法。

秋胡在此段中，吟詩道：「二八誰家女」可知他猜此女只有十八歲，在他離家之時，此女方六歲，自然不會懷疑此人便是他的梅英，因此下文訴說夫妻相見不相識，應該不算偶然。中國戲劇較達抽象意念，因此有些劇情不太合乎邏輯的。不過讀者若知「文以載道」之理，便不會去計較邏輯問題了。曾有話劇老師告曰，劇本



有五大要素：危機、誤會、衝突、笑料、人性。其中誤會一項，基本上就是荒謬的。在許多戲劇中，男女主角有誤會之後，男主角欲對女主角解釋，女主角一定會對男主角說：「我不要聽！」如此戲才會精彩，才可以演下去。如果女主角對男主角說：「你說吧！」那麼觀衆一定無法得將滿足，因爲觀衆也以爲女主角應該拒絕聽任何解釋，這就是戲劇裏的邏輯，也是觀衆能接受的邏輯。廢話少說，讓我們繼續看下一段吧！

梅英：（回身取衣做見科，云：）我在這裏採桑，他是何人，却走到園子裏面來，著我穿衣服不迭。

秋胡：（做揖科，云：）小娘子，支揖。

梅英：（驚還禮科，唱，曲牌：滿庭芳）我慌還一個庄家萬福。

秋胡：不敢！小娘子。

梅英：（唱）他不是閒遊的浪子，多敢是一箇取應的名儒。我見他便躬著身，插著手，陪言語。你既讀那孔聖之書。

秋胡：小娘子，有涼漿兒，覓些與小生吃波。

梅英：（唱）我是個採桑養蠶婦女，休猜做鋤田送飯村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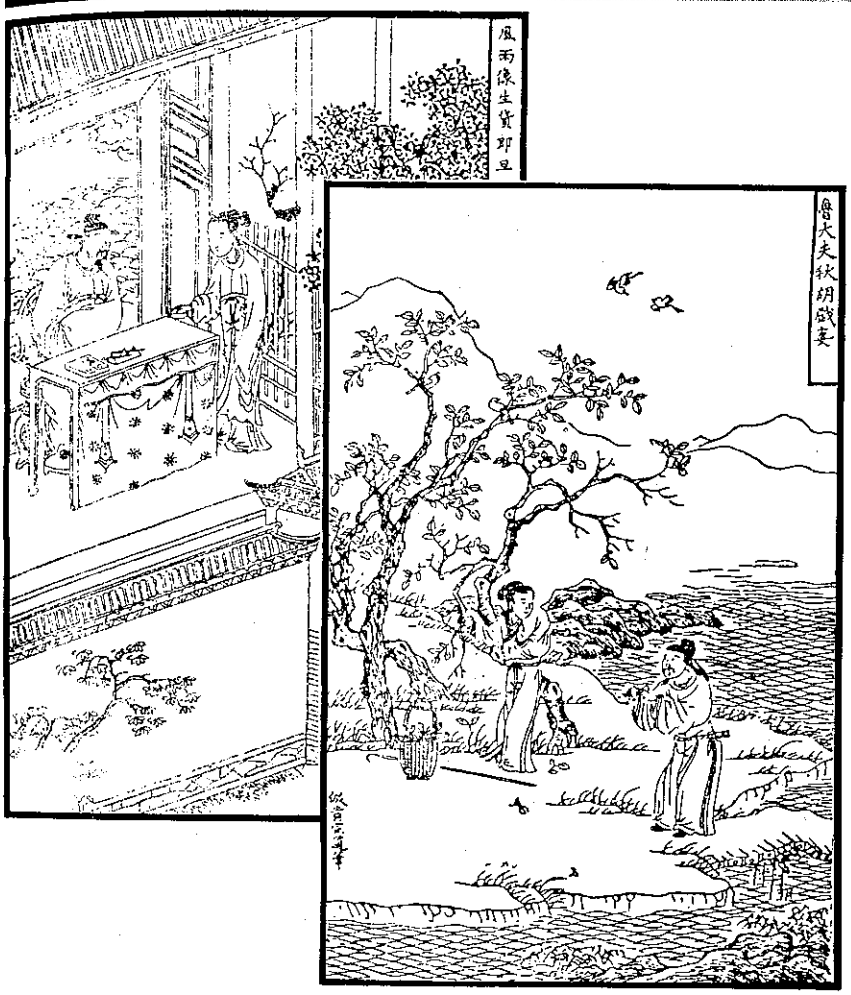
秋胡：這裏也無人，小娘子，你近前來，我與你做個女婿，怕做甚麼？

梅英：（怒科，唱）他酪子裏丟抹娘一句，怎人模人樣，做出這等不君子，待如何？

秋胡：小娘子，左右這裏無人，我央及你咱。力田不如見少年，採桑不如嫁貴郎，你隨順了我吧。

梅英：這廝好無禮也！（唱）你待要諧比翼，你也曾聽杜宇，他那裏口口聲聲，攛掇先生不如歸去。

秋胡：你須是養蠶的女人，怎麼比那



杜宇？

梅英：（唱）你道是不比俺那養蠶處，好將伊留住；則俺那蠶老了，到那裏怎生發付？

秋胡：（背云：）不動一動手也不中。（做扯梅英科，云：）小娘子，你順了我罷。

在雜劇中，背對舞台上的角色講話，是表示說話者在心中所打的主意，和電視上，有人有聲，却不見說話者開口的意思是一樣的。在此秋胡打了一個壞主意，不敢直接告訴梅英，所以要用「背云」。

梅英：（推開秋胡）靠後！（唱，曲牌：十二月）兀的是誰家一個匹夫？暢好是胆大心麤！眼腦（卽眼睛）兒涎涎鄧鄧，手脚兒扯扯也那捽捽。

秋胡：你飛也飛不出這桑園門去。

梅英：（唱）是他便攔住我還家去路，我則索大叫波高呼。（做叫科，云：）沙三，王留，伴哥兒，都來也波！

秋胡：小娘小休叫！

梅英：（唱，曲牌：堯民歌）桑園裏只待强逼做歡愉，諕的我手兒脚兒滴羞蝶瞥戰篤速。他便相偎相抱扯衣服，一來一往當攔住。當也波初，則道是戴冠士大夫，原來是個不曉事的喬男女。

秋胡：（背云：）且慢著，這女子不肯，怎生是了？我隨身有一餅黃金，是魯君賜與我待養老母的，母親可也不知。常言道，財動人心，我把這一餅黃金與了這女子，他好歹隨順了我。（做取砌末，見梅英科，云：）兀那小娘子，你肯隨順了我，我與你這一餅黃金。

梅英：（肯云：）這弟子孩兒無禮也！他如今將出一餅黃金來，我則除是恁般。兀那廝，你早說有黃金不的？你過這壁兒來，我過那壁兒看人去。

秋胡：他肯了也，你看人去。

梅英：（做出門科，云：）兀那禽獸，你聽著！可不道男子見其金易其過，女子見其金不敢壞其志。那禽獸見人不肯，將出黃

金來，你道黃金這般好用的！（唱，曲牌：要孩兒）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。

秋胡：呀！倒知了他一個醬瓜兒！

梅英：（唱）你將著金，要買人殃雲殢雨，却不道黃金散盡為收書。哎！你個富家郎，憤使你珠，倚仗著囊中有鈔多聲勢，豈不聞財上分明大丈夫？不由咱生嗔怒，我罵你個沐猴冠冕，牛馬襟裾！

秋胡：小娘子，你不肯，我跟你裏去，成就這門親事，可不好也？

梅英：（唱，曲牌：二煞）俺那牛屋裏，怎成得美眷，鵲巢裏怎生著鸞鳳雛，蠶繭紙難寫姻緣簿，短桑科長不出連枝樹，漚麻坑養不活比目魚，轆軸上也打不出那連環玉。似你這傷風敗俗，怕不的地滅天誅。

秋胡：小娘子休這等說，你若還不肯呵，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，拚的打死你也。

梅英：你要打誰？

秋胡：我打你。

梅英：（唱，曲牌：二煞）你瞅我一瞅，踩了你那額顱，扯我一扯，削了你那手足；你湯我一湯，拷了你那腰截骨，掐我一掐，我著你三千里外該流遞；摟我一摟，我著你十字堦頭便上木驢。哎！吃萬剮的遭刑律！我又不曾掘了你家墳墓，我又不曾殺了你家眷屬。



「湯」是接觸的意思。梅英甚爲氣憤，因此什麼可以罵人的話都出口了。最後還罵了秋胡的祖宗八代和父母妻女，把梅英自己都罵進去了。觀衆以旁觀者的立場，當然會覺得梅英該留點口德。在此，作者用連辭和誇大來表現梅英的憤怒。在中國的傳統舞台上，內心戲是不可能表演的，而且演員的臉上多要上一層非常厚的油彩，因此想藉著演員的表情來表現內心感受著實不易。在精簡人員的原則下，戲團大多缺乏旁白的專任人員，因此藉由台詞表現內心戲，便成了最普遍的方法了。

秋胡：這婆娘好無禮也！你不肯便罷了，怎麼這般罵我？

梅英：（提桑籃科，唱，曲牌：尾煞）這廝睜著眼，覷我罵那死屍；腆著臉，看我咒他上祖。誰著你桑園裏，戲弄人家良人婦，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，也做不的主。（下）

秋胡：我吃他罵了這頓，我將著這餅黃金，回家侍養老母去也。（詩云：）一見了美貌娉婷，不由的我便動情。用言語將他調戲，倒被他罵我七代先靈。（下）

△第四折：相見難免一番尷尬

第四折一開始，秋胡的母親首先出現，吟詩道：「朝隨日出採柔桑，採到將中不滿筐，方信遍身羅綺者，從來不是養蠶娘。」中國文人不能忘的便是生民的疾苦，只有目光短淺者才會汲汲於功名，大部分的文士都是以天下之憂爲己憂的。生於蒙古鐵蹄下的劇作家，明知「九儒十丐」的政風底，自己不會有什麼影響力，但仍不忘爲生民請命。

然後秋胡就穿著官服，帶了侍從上場，對著老卜叫了一聲：「母親，你孩兒回來了也」秋胡的母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便問道：「官人是誰？」秋胡又答：「則你孩兒，便是秋胡。」兩人寒暄了一會，秋明便把君王送給他的一餅黃金拿出來送給母親。

這餅黃金也是一著伏筆。

秋胡顯然還記得一夜恩愛的荊妻，因此便趕緊問他的母親：「梅英往那裏去了？」當他母親告訴他，梅英去桑園採桑時，秋胡便驚覺到，適纔被他調戲的婦女，可能就是他的妻子，他開始緊張起來了。



此時梅英作慌忙狀急急走上舞台，並開口唱道：（雙調新水令）「若不是江村四月正農忙，扯住那吃啜才，決無輕放。第一來怕鴉飛天道黑，第二來又則怕蠶老麥焦黃。滿目桑桑，一片林庄，急切裏沒個鄰里街坊，我則怕人見，甚勾當。

這時梅英也看到了秋胡，心想：「他桑園裏逗引我，見我不肯，他公

然趕到我家裏來也。」因此便上前扯他，此時秋胡之母居中勸道：「媳婦兒，你休扯他，他是秋胡來家了也。」

再來一大段，梅英用唱的，秋胡用說的，梅英唱道：「呀！原來是你曾參衣錦也還鄉。」這時她不太敢肯定眼前的這位夫君，便是在桑園欺侮他的人，因此問秋胡說：「你曾逗人家女人來麼？」秋胡決定對梅英撒謊，不然事情就鬧大了，「梅英，我幾曾逗人來？」梅英又唱道：誰著你戲弄人家妻兒，迤逗人家婆娘！據著你那愚濫荒唐，你怎消的那烏靴象簡，紫綬金章？你博的個享富貴，朝中棟梁，我怎生養你母親十年光景也？你可不辱沒殺受貧窮堂上糟糠。我捱盡淒涼，熬盡情腸，怎知道為一夜的情腸，却教我受了那半世兒淒涼。」



這時秋明的母親叫了梅英一聲，把秋明送給她的黃金拿出來給梅英，要她收著。正因為這塊黃金，使梅英確認秋胡就是在桑園調戲她的男人，這塊黃金害慘秋胡啦！在劇本中，寫些可勾起觀衆記憶的物品，讓觀衆得到前後貫連的感覺，較易挑起觀衆的情緒。

梅英謝辭黃金之後，再把秋胡拉到一邊，悄悄地問道：「你做賊也呵，我可拏住了贓。哎！你個水晶塔（此物外表通徹透亮，裏面堅固阻塞，比喻人外表聰明，心裏糊塗）便休強，這的是魯公宣賜與個廳相，著還家來侍奉你娘。假若這黃金若是別人家婦女呵，接了黃金，隨順了你才郎，也不怕高堂餓殺了你那親娘。福至心靈，才高語壯，須記的有女懷春詩一章。我和你細細斟量，可不道要我桑中，送咱淇上。秋胡，你可曾逗人家婦人來麼？」

秋胡只好說謊說到底，答道：「你好多心也！」

梅英不信他，又覺得他堂堂男子敢做不敢擔，因此便向他要休書：「你只待金殿裏鎖鴛鴦，我將那好花輪與你個富家郎。就著儀每日在長街上，乞些兒剩菜涼漿，你與我休離紙半張。早掙個明白狀，也留與傍人做個話兒講，道：『女慕貞潔，男效才良』。」

這時秋胡沒法了，向他母親求救道：「母親，梅英不肯認我哩！」梅英則說：「秋胡，你聽著：貞心一片似冰清，郎贈黃金妾不應，假使當時陪笑語，半生誰信守孤燈？秋胡，將休書來！」說得秋胡無話可說。如果當時在桑園梅英答應了秋胡，等到秋胡知道採桑女就是他的妻子時，他還會接納梅英嗎？我們的禮教是不是太輕待薄情男子了？是不是太苛求倩女娥眉？「禮教吃仁」洵非虛言。

就在秋胡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的時候，李大戶率同梅英的父母要到秋胡家強娶梅英。秋胡正巧借勢造勢，大喝道：「兀那廝，你來我家裏做什麼？」李大戶也嚇了一跳，趕緊改變說詞：「我聞知你衣錦榮歸，特來賀喜。」梅英父母則覺得被騙了，說道：「呸！這等，你說他死了也。」李大戶趕緊又說：「他不死，倒是我死。」於是秋胡派人將李大戶拿下，把他送到鉅野縣去治罪。

作者把李大戶一角運用的十分好，不僅解決了秋胡的尷尬，而且為嚴肅的舞台帶來笑聲，如果沒有李大戶一角，這樣的劇情就不易推演下去。所以甘草人物在戲劇中是十分重要的，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色。

等到李大戶等一干人出舞台之後，舞台上又只剩下秋胡、梅英、秋胡之母三人。

秋胡之母說：「媳婦兒，你若不肯認我孩兒呵，我尋個死處。」梅英只得「唬得我慌忙則這小鹿兒在心頭撞，有的來商也波量。妳妳，我認秋胡也。」「妳妳」是山東人對丈夫之母的稱呼。



雜劇的最後是秋胡的話：「天下喜事，無過子母完備，夫婦諧和。便當殺羊造酒，做個慶喜筵席。想當日剛赴佳期，被勾軍驀地分離，苦傷心拋妻棄母，早十年物換星移。幸時來得成功業，著錦衣脫去戎衣。荷君恩賜金一餅，為高堂供膳甘肥。到桑園糟糠相遇，強求歡假作痴迷；守貞烈端然無改，眞堪與青史標題。至今人過鉅野，尋他故老，猶能說魯秋調戲其妻。」

然後燈光暗了下來，幕落了，其他的留給觀衆自己去想囉。